



# 铁流:报告文学有摄人心魄的力量



## 作家简介:

铁流,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协会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其报告文学《一个士兵和他的模拟战场》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大奖,《支书与他的村庄》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优秀作品、泰山文艺奖;《中国民办教育调查》获鲁迅文学奖、泰山文艺奖;《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入选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并改编为电影《大火种》。2016年6月出版新作《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本报记者 师文静

## 与报告文学 紧密连在一起

铁流早期的创作涉及诗歌、散文、小说,后来创作重心转向报告文学领域,并由此获得了多项荣誉。铁流称,数年前读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时,他一下子爱上了报告文学,并从此与这种文体紧紧连在了一起。

“春江水暖鸭先知,报告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是时代的晴雨表,随时都体现着生活的温度,社会的筋骨。好的报告文学是批判性的,这个体裁更能激发我对生活的情感和思考。这些年,文坛出了很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直面现实,不回避现实矛盾的,这恰恰也是报告文学吸引我的地方。对我来说,报告文学最能拨动我心灵深处的那根弦,也最能让我对生活、社会释然。”深耕报告文学多年,铁流深深地感受到“报告文学作家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与火热的生活一起沸腾。”

铁流深爱报告文学,每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背后都有着无数的艰辛。“报告文学作家不仅仅是艰辛,还会面临各种危险。在《支书与他的村庄》创作采访时,因为触及一些村干部的利益,我曾经受到地痞无赖威胁。但是这部长篇引起很多城中村农民兄弟的共鸣,也一度成为政府对待城中村以及城中村农民兄弟的参考书。”

报告文学像一把匕首,给了铁流强有力的武器,也让他深刻认识到作家的社会责任:“一个作家,应该大胆地揭露人间真相,无畏地鞭挞社会丑恶,但是不论作家记录的现实多么黑暗多么残酷,作品最终向读者传达的都应该是透过现实的迷雾看到正义和善的价值。”

## 红色题材要像 火炬一样代代传下去

铁流的多部长篇报告文学都深挖当下社会的痛点,如《支书与他的村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一个世纪之交的话题》等,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近年来铁流将创

建党95周年重点献礼影片《大火种》近期上映后广受好评,这一电影改编自我省著名作家铁流和徐锦庚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今年6月,铁流、纪红建合著的讲述新中国成立前农村老党员故事的报告文学《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一经出版也引起很大关注。

著名作家铁流用报告文学这个有力武器挖掘社会的真相,用文字和故事传递着正义和善良。这两年他沉入历史深处,专注于革命题材,其作品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作转向革命题材,写出了震撼人心的《国家记忆》《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等作品。

铁流告诉记者,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要对题材非常敏感,只要选对,选准了题材,再加上扎实的采访和准备,那就成功了一半。“作为一个有着近30年军旅生涯的人,我同时还是一个烈士的后代,我的血液里流淌着红色基因。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离烽火年代愈来愈远的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讲红色故事,还需不需要重温那些峥嵘的岁月?近些年来,抹黑英雄、抹黑烈士的现象甚嚣尘上,这股歪风已经影响到了年轻一代,所以我决定沉到历史深处,挖掘战争岁月中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这段历史,了解这段历史。”

为了弘扬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铁流与纪红建耗时两年,深入莒县等地,挖掘新中国成立前农村老党员的故事,把隐没在乡间田野中耄耋老人令人心颤的记忆,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人民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发表了部分内容。

铁流称,在战火年代,这些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老党员每个人都有一段传奇故事。但不幸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老党员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有这样一位老人,她为了养活八路军的孩子们,竟然把自己的孩子饿死了。她说一点都不后悔,要是现在小日本来了,她还会招呼姐妹们缝军衣、纳军鞋。至今,这些老党员还坚守着当年的信仰,可新时期的一些党员却丢失了自我,走向了犯罪。这些,都是我们在采访中不断思考的问题,后来都写进了书里。”

通过写革命题材的报告文学,铁流对历史也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常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接触的那些革命老人年龄最大的90多岁了,最小的也已经80有余。这次采访等于是抢救式的,我们在写下他们的故事的同时,更要把他们的精神流传下去,这是最重要的。”铁流称,红色题材需要不断地挖掘,不断地创作,要像火炬一样一代代传递下去,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的人,是听着、看着红色故事长大的,那我们的后代呢?后代的后代呢?所以,革命精神的传播与传承是很关键的。

## 报告文学不可取代

1978年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报告文学的“报春燕”,紧随其后,报告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迎来黄金时期。但不久报告文学的独立性、公共性慢慢丧失,主要分化为宣传性报告文学,虽然国内每年会产生千部以上的长篇报告文学,但几乎没有一部能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些作品一样,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铁流说,近年来报告文学在逐渐恢复元气。“信息化时代,对文学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不仅报告文学沉寂,其他文学门类也是如此。但近几年,好的报告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到读者欢迎。以山东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山东的报告文学令人瞩目,这两年又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铁流对报告文学充满信心,“媒体时代再怎么发展,也取代不了报告文学,因为报告文学是深扎在社会里的,是反映时代最深刻的。”

谈到如何让报告文学吸引更多的读者,铁流称,报告文学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魅力,写好了一样能打动读者。近几年,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如《国家记忆》已经再版,由此改编的电影《大火种》也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他去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几个影视公司都很感兴趣,目前正在紧张拍摄中。

“这些年一些人对报告文学颇有微词,有的说其真实性限制了文学性。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报告文学自身的真实性,使它有了摄人心魄的力量,报告文学有它自身的魅力,并不是里面多一些小说化的情节、散文化的语言,文学性就强了。”铁流认为,只要社会的脉搏还在跳动,报告文学就不会消失;只要生活还有温度,报告文学就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只要时代还有表情,报告文学就会愈来愈有魅力。

